

春江水暖

寒石/文

春天来了，春江水暖，谁最先知晓？苏轼以为是鸭 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

鸭当然比鹅、鸡早知道春江水温回暖，也肯定比人领先一步。但是，能早得过鱼吗？春水回暖，一尾鱼倘若比鸭知道得还晚，简直枉为鱼。鱼在深水区越冬，开春随着水温回升在浅水区觅食并繁殖。没听说有大冬天冒着严寒洄游的鱼。我的意思是，知水莫若鱼，桃花开了，流水回暖，鱼们欢欣鼓舞，开始洄游，完成物种传承大业。

春天来了，一些鱼汇集在一个河口，另一些鱼汇集在另一个河口。它们不会告诉你聚集在这个河口而不是另一个河口的原因。鱼做什么不需要理由。还有些鱼，开始悄悄洄游。悄悄是于人而言的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直至一些细水沟汊乃至在油菜花、草子田上发现鱼或悠然、或如飞矢般往来的身影，还不一定知道鱼是什么时候上厥的。

春天的流水里有山的味道。几乎每一泓水都源于大山。山之深处，山泉奔涌，里面有冰雪融化的气息，有泥沙和植物根须过滤留下的气息，还有春树、花朵和新枝释放的怡人气息。这样的水是活水，富含活性物质，人称“仙气”，春鱼喜

欢。流水是穷游始作俑者。它兜里从不揣钱，也不备车费，不购门票，但几乎每一处风景胜地都不会少它的身影。岗上一片山樱花开了，紧跟着梨花、杜鹃、桃花也先后开了。反正不管什么花，什么地方，规模大小，山谷或者山脚下必有一泓低姿态的涧流匍匐、迂回而过，参与到每一次花开花谢中。流水对每一片凋零的花瓣报以一颗真心。

一泓涧流悄没声儿从一片油菜花下流过，另一泓装配不经意去一片开成紫色花海的紫云英田绕了一圈。当它们从另一头出来时，其花瓣本色暴露无遗：从油菜花海流出的沟汊脸上都贴满金黄花瓣，成为一条沿沟沟、黄金带。从紫云英田流过的则像一角晨间来不及收走的夜色，上面沾满朵朵紫色星星。然后，它们一脸陶醉地前后归到一条齐腰深的沟渠里，一同挨挨挤挤赶赴前方的河口。

鱼们汇集在河口，对上游发生的事情尽在掌控。那些花瓣、花粉和伴随腐殖质而生的浮游生物是它们早春最好的能量补充。它们有不成文的分工：鲢、鳙、白条等上层鱼类主要摄取目标是花粉、花瓣，中下层的鲫、鲤、鲶等负责打扫浮游生物。鮰鱼等掠食性鱼类则被鱼群本身吸引，把大张着的翘嘴瞄向白条、亮眼丝儿等小型鱼类和一些苗鱼等。

当然，这时节，鱼们对一口好水的欲望要超过食物本身。那些从沟汊溪涧汇入河口的水流对它们有致命的诱惑。那可都是仙水，里面复

含了多种营养元素，不仅有丰富的大山味道，还有芳香的各类花粉味、清新的草芝（紫云英）汁味，还有口感奇佳、滋味迷人的有机生物。

于是，春天的河口，流水激荡，花瓣汇流，时不时有一朵朵水花从水面泛上来，带着声声欢快脆响。那是鱼们摄食花瓣、花粉和强盗鱼类欺凌小鱼时的喧响，是水的花朵。有人在河口撒网，两根网竿吊张网，远远地撒下，网竿往水里噼啪一赶，起网，随着一阵躁动与水响，一片银亮在网里蹦跳、闪烁，那是人在强盗鱼。

有天我从一个河口循着一条沟汊回溯。沟深及膝，浅处仅够没过脚板面。水流如吟，阳光如筛，时而有片片花瓣从水面上拂过。恍惚间，水里似有朵朵云絮倒映其中，在悠悠漂移。细一看，原来是支支蝌蚪大军，像一滴滴墨汁组合，在水下嬉戏、追逐。蝌蚪虽不是鱼，恰是最早一批活跃在春水里的水军，它们以鱼的方式与姿态，迎候水界的春天。

时而有道褐色影子在沟汊浅水中闪过，随之一朵小小水花绽起。细瞧，浅滩里布着一个蛛网大小、深褐色的麻坑。那是俗名麻田鱼的巢。麻田鱼是江南水系里一种常见的有巢鱼类，属于鱼类里的情侣档，仅小拇指大小。当然我们只对鱼本身感兴趣，至于巢，仅止于好奇。

麻田鱼虽小，却勇敢赶在追逐春水的最前列。当许多鱼类还在河口热闹时，它已经在窄小的沟汊浅滩里享受温煦春光春水的抚摸，繁衍后代了。

组诗两首

毛太宁

初春观石塘日出

当年奉命建旅游，逐日揽胜扯大张。
千年石塘一曙光，晨出色染天各半。
朝云但薄划苍边，金光架海映九霄。
今春又观石塘日，谁比雄姿豪万丈。

夜石塘

迁思垒石，逐浪向涛涛头立，
来看沧洋气如虹，万面滔声中。
隐想家塘，依海点灯灯中望，
往观潮滩景似画，别来几多梦。

绝处逢生第十一章 成人之美（下）

江鑫荣/文

剃头（上）

刘方文/文

人生离不开剃头，自己的头要别人剃，这是现实生活的定论。上了岁数的人，渐感剃头技艺与现代剃头有点裂痕，渐行渐远，难以适应。不久前，我与一位朋友相遇，偶然谈到剃头一事，他讲了一次剃头的尴尬遭遇。几天前，他到一家剃头店剃头，剃、洗、吹，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。他问剃头师傅：“你不是剃头吗？那脸面、胡子不属于头部吗？”朋友吃惊地反问一句。年轻剃头师傅双手一摊：“对不起，那请你到美容院去吧！”朋友一听，真是哭笑不得。

如此遭遇，恐怕事出有因。我有个外戚小侄女曾到温州学习发艺，3个月出师。我问她：“剃头技艺学成了？”她轻松地回答道：“学好了！会修理门面、刮胡子吗？”我进而问，她眼睛一下子呆滞好久，半晌唔了一句：“师傅没教呀！”我本想再补一句：“这算哪门发艺呀？”但话到嘴边，又咽了下去。从前要学3年才能出师的，如今3个月速成，能学些什么呀！怪不得朋友感叹遭遇剃头的尴尬，这有什么奇怪呢？而且我自己也常常遇到这种令人失望的情况，要求刮一下眉毛、胡子，师傅拿起薄薄的剃刀，刮、剃起来焦辣辣的难受，也只能如此而已。

把传统剃头技艺割裂开来，是与时俱进的进步、分工的细化，还是对祖传瑰宝的嫌弃、对传统文化的亵渎？每当我上剃头店的时候，它始终在脑海里争斗着，传统与现实的碰撞，真是说不清，道不明。但越当这个时候，它越会引起我对从前剃头的怀念，对传统剃头的敬佩，对剃头温存享受的赞美！

60年代初，我在新河中学任教，镇上北门有一家较大的理发店，双店面，内设有6张座椅，有6位理发师傅。经常给我剃头的两位年岁较大的师傅，一位是本地何师傅，另一位是外地的陈师傅，他们是本店发艺出众的顶梁柱。说起外地来的陈师傅，竟是同乡人，俗话说“异乡遇同乡，两眼泪汪汪”，虽然我们不至于此，但分外亲切热情，那就不用说了。从此以后，他就成了我的专职理发师傅了。

与他接触多了，对他的来历逐渐有点明朗起来。他说他在15岁时就到本地一位剃头师傅那里学艺，一学就是3年。师傅对他要求严格，开始只让他做些杂务，如倒洗液、打扫店里、清理剃头器具等；第二年，才让他站在旁边观学剃头技艺、各种发式，熟悉各种剃头器具名称、使用方法等；第三年，才让他执剪、掌刀上岗，给顾客试剃，师傅在旁指点，直到顾客没啥意见。

他还跟我讲了一个小故事，深有感触：一次他为一个顾客剃好头发后，接着修面、刮胡子。由于粗心，他拿起剃刀就刮毛、刮起胡子来，顾客见他如此简便，面部、下巴又不舒服，就大声嚷嚷，不要他剃。师傅见状，连忙向顾客道歉，夺过他的剃刀，重新为顾客洗面、刮磨剃刀，修面、刮起胡子来，顾客微笑着满意地离开后，师傅立马拉下脸孔，拿起掸子边打边骂他，并让他罚站3天，教训他说：“剃刀是利器，使用不当会伤害顾客面容，非同小可，你知道不？打了，骂了，罚站后，可师傅又慈父般地教他如何执刀、剃前如何洗面，荡磨刀布，修面时如何集中精力，一刀一刮手腕如何摆动，轻重、角度如何变化，修、剃后又如何洗面，直到顾客满意。”

陈师傅讲到这里，眼眶似含泪花，动情地说：“我的老师傅是一位严师慈父，没有他的传艺也没有我的今天。怪不得陈师傅在镇上与何师傅齐名，这都是严师出高徒啊！”



母亲的菜地

王华琪简介：

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党委书记。1992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，后获得浙江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。曾在温岭师范学校（后撤并入台州学院）、杭州学军中学、浙江大学附属中学任教。华东师范大学、杭州师范大学外聘硕士导师。浙江散文学会会员，杭州市作家协会会员。杭州市优秀教师，杭州市高中语文学科带头人，杭州市十三五名校长培养对象。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二十多篇，主持和参与部级课题一项、省级课题八项、市级课题五项，开发省、市精品课程一门，专著两本（《语文实讲》《云在青天水在瓶》），合著一本（《高中语文学习活动的设计与实施》）。

王华琪/文

母亲的菜地在后山上，只有长长的几垄。种菜，成了爱劳动的母亲一辈子亲近土地的最质朴的方式。

母亲在家里排行老大，有四个妹妹一个弟弟，外公家里穷，父亲家里也穷。穷怕了，母亲就特别要强，特别没有安全感。家里的柴禾要堆得老高老高，水缸的水盛得满满当当，她才睡得踏实。去冷冻厂剥虾，她努力成为剥得最快的一个；织鱼网，她努力成为织得最多的一个。

记工分的时代，母亲是小队的队长，带着村民上山种地，她总是最积极。后来，包产到户，山上的地分给各家各户，于是，我们家就有了好几垄的地。

最开始是种油菜，后来种小麦，再后来，是种番薯。父亲去世，母亲年事已高，这几垄地成了母亲的菜地。青菜，包心菜，油麦菜，茄子，豌豆，蚕豆，萝卜，母亲还在每厢的菜畦里见缝插针地套种、间种了不同种类的蔬菜，精心抚养，细致栽培。光照雨润，春种秋收，菜地在母亲的悉心料理下一年四季生机盎然，各种蔬菜都长得满目欣荣，一抹抹红，一簇簇紫，一片片绿，油亮肥硕。

菜地一年要翻犁两次，每次翻犁，如打开一坛陈酒，芳香四溢，母亲成了菜地最为虔诚的守卫者和耕耘者。正如当了一辈子渔民的父亲对大海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，出身在农民之家的母亲

对菜地有着极其深厚的情分，可以说，她把菜地看得胜过自己的生命。

母亲双腿扎进泥土，播种，施肥，浇灌，锄草，与其说是母亲种植生命、培养土地，不如说是泥土给了母亲生命活力的滋养。母亲成了菜地里最高大的生命，可她又卑微到贴近土地，她把土地视为自己的衣食父母，虔敬着，爱戴着，恩重如山般地呵护着。

吃母亲种的蔬菜，味道正、口感好，吃着放心、舒心，蔬菜丰盈了家里的餐桌，满足了家人对美味佳肴的渴盼。母亲还和邻居互相分享劳动成果，今天你尝尝我家的土豆，明天我吃你家的番茄。现在，生活在城市里的我，常怀念起家乡温情脉脉的邻里关系。我总觉得，菜地里种着一条简单而质朴的哲理：有耕耘才有收获，有分享才有快乐。

前年春节离家之前，腿脚不方便的母亲照例叫上我们去看她的菜地。记得大前年她还不要我们扶，可隔了一年，则要我们搀扶着，才有些艰难地爬上后山。菜地里青菜和豌豆，稀稀拉拉，没有去年那么有生气，母亲叹息道：“今年种不动了，借给人家了。”连朝细雨刚三月，成畦花黄又一年，我站在菜地里想：在完成一个年轮的接合时，我们能做什么？企盼这世界更温暖，祈祷爱我的与我爱的更有生趣。

可岁月总是那么无情地带走母亲的活力。前年的暑假，母亲做了个膝盖换骨手术，手术后的母亲再也不能上山种菜了。去年，母亲又摔了一跤，生活难以自理，最终，住进了养老院。

母亲的菜地已荒芜。

感谢伯父应允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和伯母的期许。薛承保证道。

来，来，我们继续喝茶，这茶确实很难喝到的，你爸可是花了不少力气才弄到的。汪瑞芳笑嘻嘻地说，睿智地转移了这个严苛的话题。

念雅暗暗吐出一口气，如释重负一般，又赶忙去给百里华斟满茶，谢谢老爸。

百里焱立马说：“我能为阿泽担保，他绝对说到做到。”

百里华扫了一眼儿子，又一脸严肃地对薛承说：“今后，你将是我百里家的女婿，必须要承担起这个责任。”

感谢伯父应允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和伯母的期许。薛承保证道。

来，来，我们继续喝茶，这茶确实很难喝到的，你爸可是花了不少力气才弄到的。汪瑞芳笑嘻嘻地说，睿智地转移了这个严苛的话题。

念雅暗暗吐出一口气，如释重负一般，又赶忙去给百里华斟满茶，谢谢老爸。

百里焱爽朗地笑道：“看你这丫头比谁都开心。”

您取笑我呢。念雅撒娇道，双颊立马飞出一朵红晕来。

老爸说得没错，你是想嫁人了。

百里焱的话顿时引得众人开怀大笑起来。

（未完待续）